

名家手笔

双 抢

曾高飞

对我这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江南农村出生成长的人来说，印象最深刻难忘的农事就是 双抢 了。

如果不偷懒（其实也没有机会偷懒），一次双抢下来，不死也要脱层皮。双抢的周期达二三十天之久，烦得让人脾气暴躁，说话做事充满火药味。在烈日和暴雨下，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堪比非洲兄弟，曝露在外的部位，表皮层常见脱落，边角向上卷起，用手一撕就是一大块。

双抢开始正是暑假来临之际。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割禾，挖田，插秧，样样都干，尽管称不上行家里手。

每年上学期快要结束，就在急切地盼着放暑假，不是贪图那逍遥自在的长假期，而是希望第一时间赶回乡下，参加双抢，全心全意地帮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农事。

那时候，农村人多，人口基本上不流动，也缺少娱乐，村民喜欢聚在村头一起闲话家常。点评某某孩子将来怎样，是他们比较热衷的话题。判断跳农门，走出去的大学生有没有忘本，将来会不会变质，都是以是否抓紧赶回家参加双抢来衡量，对那些回来了的，竖起大拇指，简单五个字：这小子不错；对那些借故没回来的，鄙夷不屑，把他当作泼出去的水了，认为他即使将来有出息，也靠不住，不会给乡邻办事情忙。

中国语言生动传神，中国农民接地气，充满智慧，发明了 双抢 这个有意思的词语，准确地传达了那个季节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紧张感，不仅要 抢，而且要 双抢，要与时间赛跑， 抢收早稻，抢种晚稻。

那年月将水田的用途发挥到了极致，一年种两季水稻。早稻亩产低，煮出来的米饭硬梆梆的，吃起来有点硌喉咙，但全国人民都在为解决温饱奔走，没人计较这些。晚稻亩产高，吃起来香糯可口，让口舌肠胃舒泰。

六月底七月初，早稻成熟了，稻穗低眉顺眼，偌大一把，挤在一起，沉甸甸的，黄澄澄的，让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如果不掐准时机，抓紧抢收，稻谷就脱落了，掉到田里，泡在水里。这种浪费让 粒粒皆辛苦 的农民有刺心之痛。也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抓紧抢种晚稻，晚稻就错过了生长季，到晚稻收割时的深秋，谷粒还没饱满，就已经停止生长了，瘪谷特别地多。插晚稻秧，一般要在立秋前完成，再晚了，就错过了季节了。

对双抢的忙，颇有语言天分的母亲发明了一个词，一句话来形容。这个词叫做 脚不沾地，套用现在流行语，最近似的应该是 忙到飞起。那句词就是 吃饭都没得时间。这通俗易懂，很好理解。

双抢季节，除了吃饭睡觉，就在稻田里泡着。天刚蒙蒙亮，就被父母叫醒，一手拿农具，一手揉眼睛，下田干活去了。

双抢的第一道工序是割禾。一人一把镰刀，下到田里，低头弯腰，左手把禾，右手挥镰。左撇子反过来，开始与天斗，抢收早稻。三五束禾成一捆，随手放在身边，很零散。几乎每年双抢，每家每户，都有镰刀把手指割破的，皮肉外翻，血流不止。没有哼叫，没有哭泣，从身上扯下一块布，把伤口包起来，找根稻草一扎，就继续干活了。割完一块田，要把水稻集中起来堆放，稻穗向外，稻根朝里，堆成左右平行的两堆，中间正好容纳一部打稻机，准备脱粒。

踩打稻机脱粒是最辛苦的活计，得靠体力，由家里最强壮有力的两个男人完成，我家一般由父亲和哥哥来承担；妈妈、姐姐和我在父亲和哥哥需要短暂休息的时候替代一下。

把打稻机拖下水，置于两堆稻穗中间。父亲和哥哥上了打稻机，一脚脚踩在固定踏板上，一脚脚踩在活动踏板上，用手往逆时针方向拨一下横在打稻机上的滚轮，活动踏板缓缓升起，吆喝一声 起，脚齐心向下一踩，触底了再弹起来，到合适的高度再踩下去，随着活动踏板有节奏地起起落落，滚轮飞快地转动起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稻穗堆旁各站两人，拣一把不大不小的

水稻稻在双手虎口之间，在打稻机上的 人将脱粒完的稻草扔出那一刻，不失时机地递上去。机上的人将稻穗根部握在手心，牢牢掐紧，轻轻地放在滚轮上，呈半圆左右滚动，只见稻谷飞溅，碰着打稻机盖，跌落在打稻机桶内。

打稻机尾，有人用竹齿扒掉不叶，用簸箕将稻谷撮起来，放进箩筐里。箩筐很大，装满了，一担有一百多斤，一般人挑不动，是正当壮年的父亲的专利，哥哥和妈妈偶尔挑一下，但放的谷子要少很多。父亲把谷挑到晒谷坪，倒出来，用筛把稻谷摊匀，晾在阳光下曝晒。晒谷坪场地有限，家家户户都要晒谷。所以，有点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哪怕是吃中饭的时间，太阳最热，晒谷坪上照样有人在翻动稻谷。

打稻机旁边还站着一个捆草的，左右走动，把脱粒完的稻草捆成草把，拎上田埂，晒在田埂或马路两边。稻草用途很多，可以做柴烧，也可以做猪垫。经过猪屎猪尿浸泡发酵，可以做庄稼肥料。稻田里还有一个小小人影在东瞅瞅，西瞧瞧，那是最小的妹妹。她也没闲着，在捡拾遗落的稻穗，待到小手里有满满一把了，跑过来，递给父母，邀功请赏。赏赐一般都是口头表扬。

那时候，在烈日下劳作，大汗淋漓，口干舌燥，难受异常。偶尔有卖冰棍的过来，大家停下活计，望一眼卖冰棍的，望一眼母亲。母亲心领神会，把沾满泥巴的手，伸向水里洗干净，在衣服上擦几把，然后伸进口袋，摸出两毛钱。那时候冰棍只有两种：白糖冰棍和绿豆冰棍。白糖冰棍两分钱一根，绿豆冰棍四分钱一根。我们只能吃白糖冰棍，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能吃到绿豆冰棍。剥掉冰棍上的纸，伸进口里，用舌头一舔，全身立马就凉快了，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这个组合里，形成双抢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图案。忙碌一天，大家都累得不行，两只脚走起路来都极不协调。但还没等到恢复，第二天清早，哨声一响，又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在农村那些年，前后经历了三种打稻机。最早是一个比三五个箩筐加起来还要大的木桶，大家都喜欢叫它 黄桶，高可及腰，没有任何机械装置。使用起来很费力，进展也慢，脱粒还不干净，不到十六岁以上的得力男子，根本操作不了。双手掐一把水稻，高高举过头顶，用力砸在木桶内侧，部分谷子就脱了下来，落在木桶里。半天下来，虎口开裂，腰酸背痛，胳膊脱臼一样。所幸黄桶没多久就被半机械的打稻机取代。这就是上文重点描述的那种，用得最普遍，也最久。

后来打稻机进一步进化了，不用人踩，靠柴油驱动，马达一响，滚轮飞转。听说现在，完全进化了，用上了联合收割机，割禾、脱粒、装谷，一气呵成，省力省心，一站式解决方案，又快又好；插秧也机械化了，不用人工了。

双抢期间，还要交公粮。稻谷晒好，用麻袋装上，用板车拖着，连夜赶到镇上粮站交粮。家家户户都要交，以保证那些吃皇粮国饷的人有饭吃，不被饿着。这也成农民羡慕那些 三两米（吃皇粮国饷的另一种说法）的人的原因。交公粮的人排的队很长，往往要晚上十二点才能弄完，踩着月光，陆续陆续回来。

打完早稻，就要挖田或者犁田。这有两个作用，一是将早稻 斩草除根，否则，有根在，就会长出苗，抢食晚稻营养；二是把泥土整松软，利于插秧。中等人家，有水牛，犁起来快；上等人家，有拖拉机，更快；像我们这种穷得叮当响的下等人家，只有靠锄头，一锄一锄地挖，非常辛苦。挖田犁田得过两道工序，把泥土挖过来了，凸凹不平，还要整平滑，方便插秧。偌大一块田，全部挖完，可真不容易。一天下来，手掌全是水泡，钻心地痛。第二天天亮，水泡还没好，就又要继续，让旧伤添新创。

挖完田，犁完田，就要插晚稻了。左手把秧，右手插秧。左撇子反过来，为保证均匀，约五行左右，用墨线间开，放上几束秧苗作为标记。插秧是倒着行走，要避开中午的太阳，否则，容易晒死。年轻的时候，妈妈是远近闻名的插秧能手，插得又快又整齐。她弯下腰，只见水花飞溅，哗哗作响，男人抽口旱烟的功夫，就被妈妈远远地甩在身后了。据老辈农民煮酒论英雄，在分田到户之前，妈妈插秧是生产队里的一道风景。

插秧靠手指用力。一天下来，指甲与皮肉连接处，难免皮开见肉。插完晚稻，双抢就算正式完成了，后面的施肥，打药就不急在一时了。

完成双抢，有先后有后。乡邻亲朋的患难真情，亲疏远近，就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先完成的，来不及歇歇，就主动过来帮忙了。帮谁不帮谁，先帮谁后帮谁，都取决于平时关系。

工具落后，让我们家成为连续多年的双抢后进生，远亲近邻的帮扶对象。每年双抢，家里约有一亩田地，是在别人的帮扶下完成的。当然，亲朋过来帮忙，家里倾其所有，准备好酒好菜，热情招待，哪怕再穷再苦。



檐上猫

任随平

猫在檐上，是一道风景。

猫生性畏寒喜暖，晴日午后，总是喜欢卧在檐上瓦楞间，被水意的阳光拥着，安睡。猫睡着的时候，似乎整个世界都是睡着的，大把大把的阳光顺着瓦楞溜下来，猫整个身体就浸淫在阳光下，毛色顺滑明亮，像一只静物，安睡在大把的时光里。风翻过墙院，止于瓦上，也止于一只安睡的猫，慵懒而又安详。当然，不安生的便是树上的鸟雀，立于枝柯间，叽叽喳喳地叫，猫大多时候不去理会鸣叫的雀鸟，顶多回过头来循声看一眼，复又将头弯进前腿与胸脯间，懒懒地睡去。只是，一只安睡的猫若是被一只不安分的鸟雀盯上，猫的午觉就不会安安分分地睡了。这只鸟就会变着法在枝柯间跳来跳去，唧唧啾啾地叫，扑棱翅膀，挑跃，翻腾，引起猫的关注，猫收到这些带有挑战意味的信息，先是不情愿地抬起头，看一眼，这鸟又跳又叫，于是，猫起身，前后腿开立，长长地伸个懒腰，抖抖耳朵，将这一身睡意抖去，而后向着鸟雀所在的方向躬身猫着，这鸟雀自然会从枝柯间挑跃下来，落在屋脊上，瓦楞间，打着旋舞蹈。猫屏息凝视，猛地冲着鸟雀所在的位置扑过去，谁知这鸟儿也有着灵动的身子，倏忽之间已从瓦檐间振翅而起，逃到了枝尖，回转过来，又是唧唧啾啾地叫，猫立住身子，静静地望着，内心里憋足了失望，立着，良久。

这景致，在我久居乡下的日子里，若是留心，便是可见。

乡间瓦舍，有着偌大的庭院，堂屋在上，庭院两边分设厦房，厦房较之堂屋低一些，在厦房与堂屋之间就有一个错落生成的夹角，猫最是喜欢安睡在这个夹角的旮旯里。我的书屋恰在厦房，从打开的窗口斜斜地望上去，大多时候就看见猫蜷缩着身子，间或之间甩动着尾巴，享受午后的时光。很长段时间我都会望着一只安睡的猫而出神，遐想有朝一日做回一只猫，让浓郁的阳光裹挟着，婆婆娑娑的叶影晃荡在身上，风安安静静，天宇高远，白云慵懒，就这样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做，只是安安静静地睡着，让时光流淌过身体，流淌过青青瓦舍，像熟透的文字流淌在瓦楞间，流成诗行，流成梦。

但我知道，这终归是一个与猫有关的幻梦，做过了这样一个长长的梦，长长的春天就顺着瓦檐走过去了。

深秋的午后，猫还是会躺在瓦楞间做梦，只是，这时候成群结队的鸟雀就会飞往辽阔的田野里去，觅食，飞翔与运动，陪伴猫的便是旋舞的黄叶。黄叶落在灰瓦间，叮叮当当地响，偶尔有硕大的叶子突兀落在安睡的猫的身边，猫便受到了惊吓，突然转过身来，发现是落叶，伸出前腿轻轻地触碰了下，那黄叶又是叮叮当当地响，猫便把黄叶当了玩物，叮叮当当地玩过一下午的时光。

而这时候，我就会在檐下帮助母亲拣菜，卷心菜，白菜，水灵灵的萝卜，胡萝卜，分门别类，分拣过后，母亲就会一类一类地做成干菜、腌菜，为整个漫长的冬日做准备。而我，就是在拣菜的空隙里观察一只猫的午后时光，当然也少不了被母亲说一顿，只是，我不愿意说破我的走神与守望。

我喜欢猫，喜欢一只猫慵懒的午后时光，喜欢它们安卧在温热的炕头，咕噜咕噜地唱催眠曲，唱时光的畅想曲。

檐上猫，守候时光的脚步，守候一份渐行渐远的迷恋与挂牵。

作者简介：

任随平，男，1980年生，甘肃省作协会员。诗文散见《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读者》等报刊，获第六届中国散文诗天马奖，已出版散文诗集《点亮乡村》、散文集《丝路乡村甘肃民间风物》。

仰望樱花

漆艳平

我对樱花情有独钟，就像是朋友，对它很熟，它对我也不陌生。喜欢樱花，不是一天两天了，拍樱花，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在吉大校园里拍樱花，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

每次疾患初愈，都与樱花擦肩而过，又不期而遇。几年前，也曾写过《低语樱花》的一些文字。今年的樱花季节，突遇新冠肺炎疫情。

校园里的樱花，是建校初期由日元项目援建的树种，它比市城区滨河大道沿岸的樱花要更有看头。每年樱花绽放时，是绝美一景，众多市民慕名前去流连忘返，多姿多彩的花儿犹如一串串铃铛堆满枝头，白樱胜雪，粉樱如霞，满树烂漫，给人惊喜和欢悦。一树树、一枝枝、一朵朵浅粉如红的樱花把校园装扮得异常美丽。如果遇上一阵 樱花雨，更像置身于童话世界，美妙之感让人心醉。

然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有进出校园的车辆都须严格验证，所有进出校园的人员都须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一下子少了许多往日熙熙攘攘的喧闹。虽然校园人少，但樱花依旧随风起舞，春光灿烂。我想，如果不是突遭新冠肺炎疫情，此时盛开的樱花树下，应该和往年一样游人如织。只是受疫情影响，婆娑的樱花树前少了一些聚集，多了一些远观。虽看不清人们脸上的表情，但透过眼神仍能感受到对春天的那份欣喜和期盼。如果遇上一阵 樱花雨，更像置身于童话世界，美妙之感让人心醉。我戴着口罩，漫步在林荫小路上，数日不见，樱花已竟放醉红，在绵绵如丝的雨水洗涤下，更为动人。

樱花花期很短，整棵树从开花到全谢也只有两个礼拜时间。或许正是因为它的短暂，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念想。我抑不住冲动，踮起脚尖，用仰望天空的视角去捕捉粉色樱花。天放晴的时候，阳光照在粉色的樱花上，煞是娇艳，一朵朵樱花静悄悄的地争相绽放，满树的花朵如水晶雕砌般剔透。金灿灿的花蕊与花瓣簇拥着，偎依着，缀满了整个枝头。随风微颤的花枝，暗香扶风的芳瓣，何须笔墨的堆垛，已然是诗意醇酣。

有人说，樱花最美的时候，不是绚烂夺目时，而是凋谢那一刻。细碎的花瓣随风飘扬，漫天飞舞，渐渐凋零，和它的娇美一样同荣同谢。这种倏然而逝的美，令人愈加悟得生命的难得与可贵。一阵微风拂过，朵朵花瓣飘然落下，人从树下过，一地花瓣，一路花香，忽近忽远，一片片、一簇簇，美得让人心醉。随即拍下落樱绝美的意境，静静地听花瓣飘落的声音。撷过一朵樱花瓣，让它落在手心，俯下身，把鼻子凑近花瓣，用力一吸，那股幽幽的清香，顿时在胸前间荡漾开来。这时，一对戴着口罩的小情侣，亲密地挽着胳膊，摘下了口罩，一边摆弄着花枝，一边细嗅着沁入心扉的甜美香气。几位老人坐在樱花树下的石凳上休憩，感叹着春色。妈妈，花儿真漂亮，我要和它们照相！清脆的童声传到耳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正拉着妈妈的手蹦跳在樱花树下。小女孩身穿粉红色套裙，戴着一个乖乖兔帽子，虽然戴着口罩，仍遮挡不住她的天真可爱。这份与樱花相遇的美丽和心动，撩拨着我被疫情和疾患蛰伏了数日的情懷。

这一刻，心也随之放晴。这次的新冠疫情和疾患，让我又一次感悟古诗所云的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人说， 如约而至 是个很美的词，今年的春天，虽然格外漫长，但收获的善意，却足够温暖我们的一生。冬天终究会过去，春天总会向我们走来。



牡丹 刘咏晔 摄

为男妖毛衣的女人

高翔

从地上向上流动的白毛线

是一脉瘦溪

在女人的指头上集结成一潭秋水

触摸过农活的粗糙指头

在集结这一潭秋水时

也把在异乡经年打工的男人的身影，映在上面

那身影，纸片一样，女人一直担心被风刮走，被日头晒枯

一只猫在女人脚边

绕着那一脉向上的溪流

锋利爪尖绕着溪流

溪流一直在晃

女人心尖，也在晃

一望无际的眺望

十月怀胎，沉沉的肚子，把日子压得窄而长

你冲那呱呱落地的图景，望着

踉跄学步，儿子把大地踩得东晃西摇

你理不清了黄昏和清晨的秩序

你把儿子的独立行走，望着

儿子成家立业时

为母的责任，不时地抽打着你的日子

那时夜是漫长的，昼也漫长

你把天伦之乐，望着

而今你卧进了土里，大地隆起了土包

那是你鼓起的眼珠

静静地眺望着

你看到的世间，是一望无际

诗歌二首

贾其春

四月

四月的音符

是嫩绿的草尖上晶莹的露珠

四月的音符

是小溪里欢快的涓涓细流

四月的音符

如彩蝶一般的曼妙飞舞

四月的音符

似樱花一样开在枝头

温柔的四月

清风暖阳 魅力十足

多情的四月

山花烂漫 琴弦悠悠

呵 四月

你就要作别 挥手远走

呵 四月

我心存感激 好想把你留住

乡愁

乡愁是一缕乡音

是来自家乡父老的谆谆教诲 还有

那温馨的亲切问候

乡愁是一股清流

是一口家乡老水井里的水 那么

甘甜润喉

乡愁是一步一回头的张望

是游子离家时

依依不舍的情懷

乡愁是邻里朋友圈里的一组组照片

那么让人梦萦魂绕

无数次浏览却始终看不够

乡愁是一段视频

家乡的变化、诸子的成长都在手机里掠影

多少回感动得热泪奔流

乡愁是家乡的一道道美食

是烟熏火燎的腊肉香肠血豆腐

是那存放多年的包谷烧老酒

乡愁是一声祝福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真情天长地久

作者简介



曾高飞，1974年生，湖南祁东人，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财经作家，共发表文学和财经作品4000多篇，出版各种书籍十多本。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感情通缉令》、长篇小说《欲望红唇》、财经专著《产经风云》、《决胜话语权》等。